

第一章

宁安县县委正在召开紧急常委会，研究解决白坡乡的问题。

白坡乡是全县闻名的穷乡乱乡，位于宁安县最西端，西临太行山，涅河、濛河从中间穿过，三分之一山区，三分之一河滩，有十六个自然村，四万八千多口人。由于人多地少，地域偏僻，生存条件恶劣，再加历史上土匪众多，民风刁悍，因此，多年来此地号称“百破乡”。如今，白坡乡十二个村支部瘫痪着，人均收入不足五百元，计划生育全县倒数第一，老百姓抗粮抗税，还四处跑着告状。十年间，县委派去了七拨乡领导班子，换一茬“烂”一茬，有的干不到半年就吓得跑了回来。半个月前，一帮群众把乡政府包围了，扒墙头，砸玻璃，险些打了乡党委书记邵金明，吓得他躲到县城口口声声让县委撤他的职，即使叫他在机关当一般干部，哪怕开除了他的公职也不回去。留下的胡乡长勉强维持着全局的局面，但群众们又揭发胡乡长跟乡中一个未婚的女教师有奸情，据说那女教师半年内流过两次产，都是胡乡长陪着去的县医院。三天前，县纪委

派人去调查了一下 果然如此 于是 胡乡长没等宣布给予他的撤职处分，便夹着铺盖卷灰溜溜地走了。白坡乡再一次“烂掉”党政一把手而陷入瘫痪与混乱之中。

千百年来乡俗陋习加上当今农村的现实矛盾，白坡乡积重难返 问题很多 很复杂 县委根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也根本没打算解决。多少年来换了多少个县委书记和多少届县委班子 谁也没能解决 大都是维持白坡乡的现状 每年财政上划过去一些补贴，别让干部们白干，也不叫老百姓饿死，不出大的‘娄子’就行了。基于这种考虑 前几届县委领导往白坡乡派遣‘父母官’时 掌握的基本原则是 优秀的不能去，去了会误人子弟 平庸的不让去 去了就要哭鼻子；一般的可以去 去了才能提一提。也就是说 到白坡乡任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一般都是在机关或县直某部门干得不错的人 该提正科了但县城里和那些好乡镇中有数的职位又轮不上他们，于是就安排其去白坡乡 去了就提 不去你还待着当副科。白坡乡的前七任党委书记和乡长，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赴任的，回来时几乎全都鼻青脸肿面目全非。但如果不犯原则性错误 比如不能像上一届的党委书记贪污 这一届的胡乡长搞女人那样 在一般情况下 都能在县城找个同级别的职位安排了，毕竟人家在白坡乡替县委县政府担重任受了一回大罪。因此 去白坡乡的干部 想的不是在白坡乡干出名堂 因为这个地方多少人都干不出名堂自己也实在没能耐干出名堂，考虑的是如何跟各方面搞好关系，早一点平平安安回去。对此，当地老百姓给一茬茬到白坡乡工作的乡领导编排顺口溜曰：“不是想贪 就是松蛋 来了不干 不如滚蛋。”县委知道白

坡乡党群关系紧张的状况，但却无能为力，惟一能做的，只有往那里一拨一拨派人，这个不行换那个，那个不行再找一个，县里的干部比钱多，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不会让白坡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的“官位”闲着，使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存在权力“真空”。

宁安县委和中国任何的地方政府一样，解决一个单位或部门发生的矛盾冲突和重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领导人”。更何况，白坡乡的党政一把手一个请求免职一个已被免职，因此，县委召开的这个紧急常委会亟待解决白坡乡的问题，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派谁去白坡乡当乡党委书记和乡长。

如果参照以往的做法和经验，此事很容易解决。组织部新近考察了一批科级干部，等着有职数了才有可能被提拔，有人听说白坡乡出了事，书记和乡长都下了台，也在暗中活动，说是愿意下去锻炼锻炼。这时乘机安排两个人过去，上上下下有个交待，一推六二五，谁去了让谁去想办法拾掇那个“烂摊子”，县委这边也就完成任务了。但现在不能这么办了，原因是年初来了一个新的县委书记。

听完组织部长对白坡乡人事问题的安排意见，县委书记说：“我们不是庙里缺个神仙，随随便便抓个泥胎请进去，至于灵不灵则不去管他。我们的干部是干什么的？是干工作的，不是光等着打补丁填空缺的！这半年多来，有关白坡乡的情况我掌握了不少，关键问题我看是在用人上。试问，这么多年来，我们派到那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是不是全县一流的或者说最杰出最优秀的干部？”

常委们都不做声。

县委书记名叫黄晓东，今年四十岁，是春节之后到任的，原在别的市下边一个县当县长，在这次全省二十名年轻优秀处级干部异地交流任职中，被调到宁安县任县委书记。黄晓东是大学生，三十五岁就当县长，敢想敢干，政绩突出，在当地群众中威信很高，是在省委“挂了号”的人物。据说，他调离该县到这里赴任时，老百姓大早晨在县城站了满满一街为他送行。像这样的干部来宁安县当县委书记，宁安县人不用过脑子也清楚是怎么回事：又来了一个“过路军”！在这里干点儿“露脸”的“面子活儿”，最多镀上两年金，就拍拍屁股被提拔走了。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半年多来，这个黄书记光干三五年才出“成绩”的大事，比如旧城改造、全县村村通公路、县境内“九河下梢宁安泊”的排灌与防洪综合治理等，都不是“花样工程”，而是造福于宁安县人民的千秋大计。在县里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黄书记常说的几句话是：“我这人说实话，办实事，也希望大家说实话，办实事。现在大家都说社会风气不好，骂当官的没几个好东西，那是因为我们的不少干部说假话，办虚事，会上一套会下一套，祸害了群众还叫群众给他评功摆好。但请大家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人，在宁安能待多长时间，由组织上决定，由不得我，哪怕是待一天，我就在这里说一天实话，干一天实事，并要求全县的干部群众都这么做，今后我们来个互相监督。”从此，以前那些虚虚垮垮的东西不能说没有了，反正黄书记这里不敢有了。白坡乡出事后，黄书记没有过多地追究乡干部们的以往，而是说今后怎么办，并让组织部先行拿出更换乡党委书记和乡长的初步意见，

然后到常委会上讨论。现在，黄书记对组织部提出的人选可能是不满，但怎么办？按他刚才所说的选人标准去衡量，让什么样的人去，再具体到谁去，大家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这是新县委书记上任后，第一次处理白坡乡的问题，也是第一次调整乡镇的领导班子，大家思考不成熟，不敢乱说话。

黄书记接着说：“对白坡乡的干部选拔任用问题 我不管从前的县委是讲究的什么策略，出于什么考虑，总之，我们这一届县委，不能再玩那种例行公事走过场、摆花架子、换汤不换药的把戏了。他没有金刚钻，我们非给他个瓷器活儿，既害了乡里的干部和群众，也断送了他自己的前程，不是两败俱伤是什么！我们党和国家设立的这些职位，尤其是类似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这种重要的干部岗位，不仅仅是给我们的干部解决级别待遇和职务的，而是叫他去轰轰烈烈干事业的，能干的会干的才能去，否则到一边稍息，什么谁该提了谁该升了，以后我们考察任用干部，除组织部门有死规定的条件必须具备外，只看一条，那就是这个地方的工作特性适合不适合他去干。白坡乡我去过几次，那里的问题的确很复杂，我跟乡干部们座谈过，也跟村里的群众闲聊过，发现这个乡的群众尽管蛮横，可还是讲理的。他们对乡干部不满，我问他们，希望乡里的书记和乡长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跟我说了‘四不’，即：不贪、不嫖、不怕、不回家。不怕是胆大有魄力敢碰硬 不回家是要长期住在乡里和乡干部们同甘共苦干工作。我看，这个标准不算高，大家认真考虑一下，看我们县这些正副科级干部中，有没有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选，包括刚才组织部提出的那几位候选人，如果我了解得不那么深入，也具备条件，请补充

一下他们的具体表现。这一回，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白坡乡的问题。第一步就是要选出一个过硬的乡党委书记。下面，大家提提人选吧。”

不贪不嫖可以做到，但不怕白坡乡的刁民一身是胆敢碰硬茬的人不多，尤其是到乡里工作距县城才五十里而不能回家，说着简单可真正做到几乎是不可能。所以，大家闷着头想来想去，还是没人说话。常委们大都是本地人，太了解白坡乡了，叫人去当官可以，但干事万万不行，等于是把自己的人往火海里推。况且，按黄书记现在的用人标准，万一推荐错了人，两边都不好交待，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么考虑的。作为县委，我们就好比是一个木匠。如果在我们往下面派干部时，明明知道这个干部是根虫蛀的糟木头，可非拿出去当梁使，过了一阵子，房子轰然坍塌了，那么，我们负责把关的县委当然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挑选出一根好木头去修缮白坡乡的这座破房。”黄书记严肃地望望大家，又独自笑了笑，道：“怎么，这么大一个宁安县，我不信就没有一根好木头，就找不出一个‘四不’的科级干部到白坡乡当党委书记！”

大家还是默不作声。

黄书记喝了一口水，片刻之后说：“如果你们真的想不出来，那我就提出一个候选人供大家讨论。”

众人闻声都抬起头来，直勾勾朝黄书记看去。

“他叫王天生，现任吴侯乡党委副书记……”

噢，是大老王啊！

常委们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了一个强壮、高大、古铜色脸膛

儿有着猎鹰一般犀利的眼睛，总绷着坚毅的嘴唇，显得两腮咬肌特别突出，给人一种信赖感、和蔼感的汉子形象——

在宁安县城，市面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王天生的，因为他是城里最早的“万元户”。王天生现年五十岁，原在残联工作，后调到经委，一直是一般干部。他八十年代中期停薪留职赴广州、珠海一带“下海”做生意，后来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公司，据说挣了很多钱，还在珠海买了一栋别墅，准备接父母过去，但他父母不但不去，还要死要活地逼他回来。王天生是个孝子，从来不违父母之命，于是卖了公司的房产和别墅，携带巨款领着老婆孩子回来了。他从南方带回来的钱，传说是七位数。而他的两个弟弟，一个是县阀门厂的厂长，一个是县木器厂的厂长，而且都是自己出资买断厂子已私有化了。王天生回来后又回经委上班了，整天自己开个“奥迪”轿车在大院里出出进进，见谁都连忙掏烟，连单位办公事都用他个人的车。他为人随和，人缘好，上至县委书记县长常委们下到一般机关干部和职工，都跟他说得来，大家见面一般都不喊他的名字，都叫他大老王……

黄书记说：“王天生这个人的基本情况，我想大家比我清楚，因为他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来宁安后，我老听一些干部说什么‘要想有进步，常去组织部；要想被提拔，常去领导家’，可我只见过王天生两次，都是在吴侯乡，主要是他汇报工作。在乡里，他分管计划生育和乡镇企业，这两项，据说原来都非常落后，计划生育是全县倒数第三，乡镇企业是从他开始白手起家干起来的，现在都是全县排名第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正式跟他谈过话，但吴侯乡的干部和村干部还有群众，跟我说

的都是他这个党委副书记而不提党委书记和乡长。我觉得奇怪，便认真听了。感到王天生在吴侯乡所干的几件事，确实令人感动。人们念好的第一件事，是乡里硬化路面没了钱，他从家里拿了三十万垫上给了施工队……”

王天生上班两年后，机关干部下乡，该轮到他了。去的就是他现在任乡党委副书记的吴侯乡。别人下乡，是支应公差，光怕有事也不愿意管事，还三天两头回县城的家，只等混到一年头上回来。王天生却实实在在住到了乡里，一年才回了一趟家，那还是因过春节放了假。在吴侯乡，他是一般的下乡干部，任务主要是扶贫。有一次在一个村里得知有几个孤寡老人没人管，他当场掏出了一千块，每人给了二百。第二天又打电话让他妻子来送钱，一年中在八个村子里建了十个小企业。除了扶贫，他还没事找事干，一有空就跟书记和乡长要事干。书记乡长想逗他，故意把一些难办的事交给他，让他办不成以后别再瞎多事。可哪一件他都办得漂漂亮亮。比如，大张村村委会面粉厂的机器和设备被人偷了，村支书领着几户承包人来乡里找书记乡长，说是有几个怀疑对象，让乡里帮助解决。书记乡长带着派出所长去了两趟，也没找出是谁。那些承包人急得不行，三番五次来乡里求助，于是书记就把这件事交给了王天生。王天生吃过晚饭，一个人骑自行车去了。天大黑以后，叫村里打开高音喇叭，他一遍遍吆喝已经知道是谁把机器拉到家了。乡里就等着他主动送到村委会，并限定在凌晨五点以前送到，否则按盗窃论处。广播过后，他就偷偷藏到最大嫌疑人家的胡同一旁。不一会儿，就有三个人前后进了嫌疑人的家。王天生悄悄跟过去，见已插上院门了，就从墙头上跳进

去，趴在窗下偷听，果然是这几个人在偷偷商量怎么对待刚才的广播，有人要送回去，有人说不能送，那是诈骗。这时，王天生突然推门闯了进去。有人举起凳子，要砸王天生，王天生一把抓住，夺过来轻轻放到地上，呵斥道：别跟我动手，要打架，你们五个不是个儿，再说，我也怕毁了家里的东西。为首的那人问，你是谁？王天生点燃一支烟说，我叫王天生，是下乡干部，负责处理这件事。那人朝门口看看道，外面还有没有人？王天生说，就我一个人。那人说，你一个人到我家来，真是有种，我服了，那好，机器是我们拉走的，你说怎么处理吧？王天生说，我在广播里说了好几遍，现在送回去，决不追究，也不外传，说到做到。那人站起来道，行，我告诉你机器藏在哪儿，你找人去拉吧。王天生笑笑说，你能拉走，就能送回去，我才不费这个劲儿，限你们天亮以前，给我送到村委会，那里没人看见你们，要不然，我明天一早就叫派出所把你们带走！说完扬长而去。找到支书后，王天生叫他夜里别插村委会的大门，听见有动静也不要看。支书问这是怎么回事。王天生说明天一早你就知道了，之后蹬上自行车就回了乡里。多少人半个多月没解决的问题，王天生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便把事情处理得干净利索，之后，乡里凡是有大事有难事，书记乡长就叫王天生出头，而且一出头没有办不成的。如此一来二去，王天生在吴侯乡的干部群众中名声大震，许多村子有了事，不请示书记乡长，专找王天生说。书记身体不好，乡长年轻，也就全心全意依靠王天生开展工作，大事小事都找王天生商量，他说行就办，他说不行就放下，几乎成了吴侯乡的一把手。所以王天生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穿的用的抽的烟喝的茶都让他妻

子来送。说话不及，一年的下乡时间到了，书记乡长和乡干部们都不让王天生走，村干部和老百姓也到乡里请愿让老王留下，书记乡长多次到县委找书记找县长找组织部，强烈要求把王天生留在吴侯乡。组织部到吴侯乡做了个考察，全乡上下对王天生真是有口皆碑，有些故事简直就是民间传说。于是，县委尊重吴侯乡干部群众的意愿，破格提拔已经四十八岁的王天生为吴侯乡党委副书记……

组织部长先表态了：“行，大老王行，廉洁，正派，有胆有识，原先我没考虑他，是把人选都集中到县直了，黄书记这一提示，我倒觉得，要根治白坡乡，也只有派王天生去最合适。”

常务副县长耿连杰说：“大老王别的没问题，就是他今年整五十了，是不是年龄偏大？”

“黄忠七十五，正是出山虎，救白坡乡于危难，还说什么年龄！况且，六十才退休呢，他至少还能干个七八年，把乡里弄好了，正好找人接过来。按刚才黄书记的用人标准，我看，找不出第二个王天生。”有人反驳。

“大老王去当党委书记，那乡长谁来干？”

这时，黄书记插话道：“如果大家觉得王天生行，信得过，能胜任白坡乡的工作，我们县委要赋予他绝对的权力，给予他特殊的政策：一、白坡乡的书记乡长暂时由他一人兼任；二、他可以随时撤免副职，开除乡干部，被他撤职和开除的乡干部县委不再安排工作。这是一场攻坚战，为了白坡乡的长治久安，为了全力支持王天生的工作，我已考虑再三。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县委彻底解决白坡乡诸多问题的杀手锏！下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和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展开讨论。”

第 二 章

秋日的田野绚丽多姿 淡淡的雾霭笼罩着大地 坦荡的青纱帐绵延不绝，东方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辽远而空旷，依稀显现着朦朦胧胧的白色光晕。

又是一个乡间的黎明。

在自南向北的一条乡间土路上，一辆北京 213吉普车正在行驶。由于路面坑洼不平，吉普车颠簸着摇摆，活像一个喝多酒摸索着回家的汉子。

车内黑黢黢的，后排座半空中有一星点烟头晃荡着忽明忽暗，不时反衬出王天生那木然而显得坚毅的面部轮廓。

除司机外 前面副驾驶员的座位上 坐着吴侯乡的乡办公室主任小梁。

“一上这条烂路 就进了白坡乡的地界了。”

司机也随声附和道“屁股颠 不用看 到了哪 白坡段。咱县的路 我差不多跑遍了 最怵去白坡。”

小梁朝后扭扭头说“王书记 我真是弄不明白 你是怎

么想的，为什么就答应了他们！这哪里是提拔你，明明是操摆你 捉弄你 抓你的冤大头。如果我是你 开除了我我也不来！事儿明摆着 人人都清楚 就你一个人糊涂。”

王天生不吱声 从起五更一上车 便坐在后面一支接一支抽烟。

昨天上午 县委组织部紧急通知王天生到县里来开会 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坐乡里的这辆吉普车火速赶到了县城，这才得知任命他到白坡乡当乡党委书记兼乡长的事。当时，组织部长跟他谈话，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而是传达县委常委会的决定，并告知他下午带他去白坡乡宣布这一任命。接着，黄书记跟他做了十分简短的谈话，大意是：一、他这个白坡乡的“双天官”，是经县委慎重研究，从全县近千名乡镇和机关干部中挑选出来的；二、为了支持他工作，县委给予他特殊的政策和权力；三、去了以后主要是稳定住白坡乡的政治局面，别让老百姓上访告状；四、把计划生育工作抓出点儿成效，不拖全县的后腿；五、只要三年内能完成上述“指标”，县委将给他重奖。这件事来得相当突然，王天生毫无思想准备，无论是组织部长还是县委书记，跟他简明扼要的谈话其实只说了一句：县委信任你，派你去白坡乡任党委书记兼乡长，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组织决定。在那种场合和那种谈话方式下，王天生没机会多想也容不得说别的，他只是感到有些激动，觉得县委心里有他，器重他，尤其是说是在全县近千名干部中选了他去当党委书记兼乡长，简直有点儿让他热血沸腾了。当初下乡 王天生就是想干出样儿来 让人说句行 说句好 下乡完了留下他当乡党委副书记，也是想叫人说句行和好，现在，县委

如此使用他这个已五十岁的半老头子，不是也在说他好吗、行吗！白坡乡是个“百破乡”，人人谈虎色变，但都在一个天底下活着，都归共产党领导，白坡能“破”到哪里，能“难”到哪里！王天生一生不信邪，再加上县委书记这么支持他，给他定的“指标”不高，凭自己的能力，三年是可以完成的，届时他就可以功德圆满退休回城了。于是，王天生没有说别的，只是表态道：既然黄书记和县委定了，我再说其他的没有用，行，我可以到白坡乡去试一试，如果不行，我会主动来找县委换人。当日下午，组织部带他去白坡乡宣布了县委对他的任命，临走时，组织部长嘱他半个月之内报到就行。散会后，王天生驾车回了吴侯乡，原打算收拾一下东西回家住几天再到白坡乡上任，但晚上吴侯乡领导和乡干部们设宴为他饯行，大家恋恋不舍，说三道四，总之是千言万语一句话，不愿意他走，更抱怨他去白坡乡当什么“双天官”。乡党委书记曹永亮喝多了，捉住他的手一直流泪，最后把他拉出去说了半夜的心里话。回到屋里，王天生一夜没合眼，抽烟抽到五更，拾掇好行李，悄悄叫上司机和小梁便上了路。司机和小梁以为他是回县城的家，可出了大门口，王天生才喊了一句，去白坡乡。小梁莫名其妙，嘴里嘟嘟囔囔劝王天生，王天生吵他两句，吉普车便乘着黎明前的昏暗朝白坡乡进发。

一路上，王天生默不作声，不停地抽烟。

突然，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嘎吱”停在了路上。

王天生朝前一纵，险些撞到前座的靠背上：“怎么回事？！”

小梁也吓了一跳：“这人找死啊！”

司机说：“他妈的 突然闯过来一个人 幸亏车速慢！”

王天生透过风挡玻璃朝前看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弯着腰，在车头前摸索着什么。

这时，司机和小梁下了车。

“干什么啊 不要命了！”

“怎么好好的往车上扑？”

中年男人报笑着，一边拉拽着一个女人，一边跟司机和小梁说好话。

一个女人怎么往车下钻？

王天生感到奇怪，下车看看 发现一个破衣褴褛的肮脏的女人，蜷曲在车前的路上，双肘支到地上，嘴里沙哑地念叨着呻吟：“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快起来 跟我回家！”那中年男人拉着她的一只胳膊呵斥 并仰着脸向小梁他们连声道歉：“同志 对不起 她是个疯子 每天在这个地方拦车 真是对不起了 耽误了你们的路。”

司机和小梁像是释然了，转身准备上车。

王天生则问：“她为什么要在这儿拦车？”

中年人看看他 叹口气说：“唉！一言难尽 你一个过路人，知道了也没用，疯了就是疯了，哪有为什么，你们快走吧。”他边说 边吃力地朝路边拖这个疯女人。

看不清疯女人的面目，因为她的脸被蓬乱龌龊的长头发遮盖住了。她一身泥土和油渍，穿着两样鞋，显得很瘦弱。中年人往路边拉她时，她的一只手抠抓着路面，白皙、颀长、遒劲，像褪皮后将要断气的鸡爪。

王天生皱皱双眉 又问中年人：“她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侄女。”

站在一边的司机和小梁，也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多大了？”

“刚十八。”

王天生眉头跳跳，摸出一支烟点上：“才这么个年纪，怎么就疯了？”

中年人喘着粗气，冲王天生摆摆手道：“问这干什么，走你们的路吧，走吧，走吧！”

王天生转过身，侧过脸看看那个趴在路边的应该说是疯姑娘的女人，见她朝自己抓挠着双手，仍在不停地发出“救救我……救救我……”的呻吟。忽然，他发现她藏匿在乱糟糟长发后面的一只眼睛，正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像刀一样朝自己刺来。王天生心里一沉，不知怎么的，突然感觉到她不是一个真正的疯子……

果然，吉普车开动以后，王天生越过车窗的后玻璃窗，看见中年人和疯姑娘站在路边，正互相说着什么，疯姑娘扬扬脸，还用手捋了捋头发。

这姑娘，肯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冤情！

王天生打个寒噤，问司机和小梁道：“这附近是什么村？”

司机说：“好像是大洼寨吧。”

小梁说：“没错，汪书记，一进你的地界，就碰到了个女疯子，差一点儿叫咱出了车祸，真是晦气，一上任就给你下个马威！”

过了滏河大桥，一抹曙光在东方的天际浮现，满眼里明媚起来。车拐个弯，就看见白坡乡了。沿途，断断续续走着一些

起早赶集的农民 有骑自行车的 有拉板车的 有挎篮子的 村头有袅袅的炊烟升起。吉普车钻进一条南北长街，往前走不远的路东，就是白坡乡政府的大门口。

乡镇的清晨 街面上市井嘈杂 商贩云集 但乡政府的铁大门却紧闭着，显得冷清而安宁，像是与沸腾隔绝着。

吉普车停在大门口，王天生和小梁下了车。小梁连忙走过去，推推铁大门一侧的小便门，见是虚掩着的，一边招呼王天生进去，一边去车后箱拿行李和物品。

这时 刚刚露头的红太阳 已经渐渐缩小着透过树桠往高处冉冉升起了。

王天生推开小便门钻进去 小梁跟在他的身后 拎着行李卷和一个帆布大提包，边走边拿眼睛在院子里滴溜滴溜地找人。那意思分明是说，你们的新书记兼乡长来了，怎么也不出来接一接？

不大的院落内 沉寂而荒凉。三排破旧的平房 屋顶长满了杂草，门窗大都关闭着，或许是无人居住或许是有人正在酣睡。脱皮掉渣的门板灰不灰，黄不黄，斑驳陆离，说不准几年前曾涂过什么颜色的油漆。每排房子之间的空地上，野蒿茂盛，垃圾成堆，废纸和落叶杂陈。一片粗壮的梧桐树，有几棵已经死了，枯萎的枝桠和干焦的黄叶，随秋风凄迷地摇曳。中间一排房子的东头，一股浓烟在屋顶上弥漫。门前的自来水管哗哗地流淌，一个又黑又脏的小老头端着大盆蹲在旁边像是在洗菜。

“喂——”小梁停住脚步，朝老头吆喝着刚要说什么，但却被王天生制止了。

王天生说：“小梁，你别管了，把行李给我，你快回去吧，今天乡里有事，那边还等着用车咧。”

小梁忿忿不平道：“都八点多了，乡里怎么不见个人影儿？这帮家伙，一个个都还撅着屁股睡觉，真不像话！王书记，我再说一遍，你都五十岁的人了，安安生生在咱乡当副书记多好，谁都听你的，非来这么个穷地方干什么！县里这是提拔你吗？纯粹是捉你大头来叫你受罪。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不看不知道，今儿个到这儿一看，我都替你着急。”

“你说够了没有，我人已经到了这里，怎么还啰唆！”王天生瞪着眼，抓住行李和提包催小梁道，“你走吧，今儿我不管你饭，你到半道的马路边上和司机买点儿吃的算了，下次来，我再好好招待你，走吧，早点儿走。”

小梁有些不放心，看着王天生说：“你看乡里这样儿，像个乱糟糟的老窝，我还是帮你安排好住下再走吧。”

王天生笑笑说：“在这里，我是书记兼乡长，党政一把手。怎么，你怕他们把我扔到外面不管？反了他们了。没事，你走吧，他们是不知道我今天要来。”

正说着，旁边有一扇门开了，从里面“哗啦”泼出来一盆洗脸水，把站在一旁的王天生和小梁吓了一跳。

泼水人站在门旁，愣怔着看看王天生，吓得“咣当”碰住了门。

王天生皱皱眉头，看看腕上的手表，拿行李去捅小梁：“你怎么不听话，小梁，快走吧，三十多里路，道儿又难走，你就别在这儿耽搁了。”